我们能有一种关于过去的”科幻“小说吗？

科幻是什么呢？它是关于比我们的科技更先进的科技的吗？它是以时间上的“未来”为标的的吗？它是关于尝试使用科学来解释幻想的吗？

似乎第一种定义是较为正确的。一些在其中过去（常为“超古代”这些字眼所标志）拥有远超我们现在的科技力量的作品也被称为科幻。第二种定义也是有道理的，一些描述比我们现有的科技更低的未来（例如，在核战争之后的科技衰退），或是与我们所处的某个时代科技水平相同的（如那些对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The Bomb的幽默的严肃的恐惧；或是那些社会思想实验），也是科幻作品。第三种定义也是对的，一些发生在与我们同样的时间，或是在认知上既不知道是发生在过去，还是发生在未来的作品，那些描述与我们不同的另一个异星球的故事，有时是在科技水平上与我们无可比较（也就是说，不处于偏序上的同一条直线）的，当然也是科幻作品。当我们把更多可能的时间结构考虑进来的时候，情况就更复杂了。例如那些不同的时间线，那些对“可能世界”的讨论里尼克松没有胜选的世界、尼克松三次连任的世界（其中有一个同时活在所有时间的“神”——尽管有时候会被遮蔽），或是轴心国胜利的世界；还有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幻想；不断回到过去的作品、时间逆流（甚至叙事也倒转了过来）的作品。有时候科幻和奇幻，或是其它题材的作品，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了，我们能看到一些充斥着剑与魔法、“死灵法术”的作品被归类为科幻，也会看到一篇精神病人的呢喃被归类为科幻作品。

不过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题。我想要谈论的一类“科幻小说”，它既不符合第一类定义，又不符合第二类定义，也不符合第三类定义。它在科技上水平比我们现在的更低，在时间上相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过去，也不是幻想，而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实际上，如果世界是正常的（如我们设想的那样所发生的话），这三者的意思是相同的。但它确实是关于科技的。当我（们）看到老爱情电视剧中情侣们因为下雨天而又没有手机或电话，或身处两地不能相互联系只能互相担心守望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亲切的怀念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在街道上作为纪念和景观矗立着的电话亭时的感觉；当我拿起座机电话时，小时候回到家门而父母总是还没回来，于是到邻居家（总是有一位奶奶）暂坐着，用那里的座机电话跟母亲联系时的感觉。

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未来的人们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过我们的时候，ta们能够直接地心灵感应，能够直接地在眼前就调度ta们以及周围的一切，当ta们看我们这时代发生的故事，看到我们朴素地用声波的传导努力地传递彼此的想法，看到我们需要效率低下的言传身受地进行教学和学习才能使知识传递下去，需要使用专门的小盒子物质器具才能够进行联络，需要专程走到开关处才能打开或关闭光亮，ta们一定也会觉得我们多体验了许多过程。

那么这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就是科技在其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你也可以说是麦高芬的地位，它是爆炸的引信、声波传导的介质，就像这类小说的一个经典的例子——两个人通话中的接线员，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科幻小说描写那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一样，描写那些我们因为已经不再需要而失去而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发掘这些我们所没有的因素。毋宁说它是一种情感。也就是我们对于那些科技因为我们所处的情境所关联着的那些情感。

在某些时刻，奇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幻想（这也就是奇幻的本质），是一种科幻。而在某些时刻，历史对我们来也变成了一种幻想。一些曾见过的或从未见过的悠远的回忆成为了幻想，以至于变得朦胧。

有一天科幻小说会变成历史，现在的小说也会变成科幻。

那么，是哪些东西把它们区分开呢，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历史小说和这种“类科幻小说”（当然，严格来说，这类“类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小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在，非“类科幻”的历史小说，和在“类科幻”的历史小说\*）中划出一个时间上的界限，或者，是一些境况的界限。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界限是坦克与大炮的战争中的信使，飞奔穿梭着炮火，在战火中送信的信使，将一封封信件，无论是亲人的挂念、爱人的期盼与絮语，还是政治的计谋与策划，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战火中的一对陌生人，因为一个误接的电话而逐渐熟捻起来，并彼此相爱，可是当再一次拨通电话时，却听见的是从接线员那传来的那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

……说这些时，我几乎是在回忆。

\*当然，前面提到过的一种情况——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可是对于未来的人们却可能成为一种历史小说，或一种关于可能成为的历史的小说，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过去的过去的人们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现在或是过去的历史小说创作，会把那作为ta们的科学幻想。